語絲第一一七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出版

春來呈S

念予

『假使冬天來了，春天還能遠麼？』您也將遙遙有所憶了。——雖然，我是不該來牽惹您的情懷的。

然而春天畢竟會來的，至少不因咱們不提起牠而就此不來。於是江南的鶯花和北地的風塵將同邀春風的一笑了。我們還住在一個世界上哩！

果然我們生長在絕緣的兩世界上，這是何等好！果眞你那兒淨是春天，我這兒永遠是冰，是雪，是北風，這又何等好。可惜都不能！我們總得感物序之無常，怨山河之遼廓，這何苦來？

微吟是不可的，長歎也是不可的，這些將擋着幸運人兒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於您也大不合式的罷，「更加要勿來。」只有跟着時光老人的脚跡，把以前的噩夢漸漸籠上一重乳白的輕綃，更由朦朧而渺茫，由渺茫而竟消沈卜去，那就好了！夫了者好也，語不云乎？

誰都懂得，我當以全默守新春之來。可恨我不能夠如此哩。想到天之涯海之角，許有凭闌凝想的人兒在，則區區奉獻之詞，即有些微的唐突，也該饒恕了罷。「下次再不敢了！」這想是無妨於您這春風的一笑的。

立春前十一日。

影

江紹原

——小品之六四——

研究靈魂觀(animism)的人，不能忽略「影觀」。下面的可說是我頭一次轉錄的研究影觀的資料。

(1)一凡起造，與主人相得者，若行石脚時，不可將石厭日色月色，燈光所照，主人身影；又不可擋着主人手脚，如有誤，不然定礙主人。(魯班先師解怪集)

(2)道士郭樂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著者名)嘗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矩則可

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蟯；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籠凶（一曰圉），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西洋雜俎卷十一，廣知闕）

寶歷（唐敬宗年號，西歷八二五至八二六年）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冰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見同書同門）

(3)莊子齊物篇，『罔兩問景。』郭象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4)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詳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見張華博物志雜說篇下。周日用注曰，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母年月日與受胎時日算之，遇奇則爲男，遇偶則爲女，知爲女後，卽可依法。）

案：人文學家告訴我們，世界上有些民族，「魂」「影」同名；相信多魂說的人種，往往卽將影認爲魂之一。要我舉例並不難，無奈我對於「社會教育」並不想負什麼責任。中國人的影觀，顯然不比旁民族的更高，故影神有「靈胎」「魄奴」等名。影之應特別受保護，是不消說的；它既然是你的全魂或魂之一，自然受不起折磨。被踐踏，被射中，被壓在石下，皆非佳事。反之，它受炙却能已病，因卽使它不至於病，然炙它的功效可等於炙肉體。影照冰，井，浴盆中，皆爲冒險的事：萬一影竟不上來或不出來了，豈非不堪設想。日前我讀墨子『其親死，……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數句時，不懂後三件行動的意義，雖問過旁人，也沒得到回答，現在呢，我對於窺井與探滌器完全明白了。想生男的婦人，其行爲尤妙：她竟希圖爲胎兒製造一個男魂。相影也是很合理的，——假使你承認相骨相面的合理。

（5）附錄：——妻云聞諸紹興籍的女僕：放火燒人房屋者，其影缺頭，這是此人不久於人世之兆，蓋陰間的判官已將他的頭砍去也。然則五四同志倪品貞的影子必無頭矣。據他自己說，趙家樓曹公館的被焚，是他首先放的火。列甯及其黨徒的尊影，不消說也是平項的，嗚呼慘矣！

以後還有關於影觀的小品，——不管有沒人要看。

做夢（夢之五）

天行

一切有意無意的行動都不能說是沒有目的。可是人總是大家朦混，大家掩飾，大家說沒有目的。許多冤枉路走了，許多冤枉罪受了，許多枉冤名擔了，還總是在這假圈套裏掙扎，摸索。人生何嘗是苦？只為了自鑽圈套，幾次掙扎，幾番摸索，討些苦喫：就在這『沒有目的』。

我老老實實說，一切行動都有目的；有意不論，無意却也是從有意裏習練出的。那末，人加果問我：『為什麼自己苦？』我一定道：『為的求快活！』或者說，『為的是享樂才去喫苦。』『不破壞，不完全；』——父親常如此說。有些人說，『我們要刻苦。』又有些人說，『我們要享受。』雖到地球崩壞的那時，這兩方的是非決弄不明白。大約苦是要的，享受也就不用說了。想別人刻苦，自家享受，乾叫着『我們要刻苦』的，應該滾開這世界！然而這世界充滿了些什麼東西！這些東西自己快活，可是並不敢公然說，『我們要享受』；因為牠們也知道似乎應該刻苦然後享受。許多有目的的也假裝沒有目的鬼混，並且說，『我為那個？——我為的大衆！』假使為大衆去喫苦，也只是『只聞樓板響，不見人下樓』。誰不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裝着『為大衆』的樣子在這世間穿喫睡？乾脆點，這倒有幾分人氣，大聲大言的，『為了我的利益在』『兒吃苦！』為了我的目的我才這樣喫苦，不必說『沒有目的！』

『沒有目的』何必生？『死』是沒有目的，雖然人往往為了什麼而死。當在『死』之世界與當『生』之世界

一般，去死或求死和往生或謀生也是一般；在『死』或在『生』是『沒有目的』，想離開或趨向的時候就有了目的。所以談到『爲什麼』就有了目的，談到目的就有了種種的『爲什麼』。這些『爲什麼』和這些『目的』演成了我們無流血形跡的戰鬥生活，旋轉着我們生活苦樂的輪盤。這輪盤在離心力的圓路上不絕的轉；苦嗎，樂嗎，我看，分不出的；有目的，無目的，我想，說不準的。不過與其說『沒有目的』，毋甯不說『沒有目的』；與其只要樂，毋甯樂也不要。沒有目的活着的是誰？只樂而不苦的是誰？請看今日的世界充滿的是些什麼東西！

如果不因爲自家的衣食問題而恐怖，興奮，嫉惡，怨怒，以至於失身，這是有勇氣毅力的人。不然，在那另一方面他也正是個有勇氣毅力的人。這樣，那樣，有意，無意，都可以說『沒有目的』，却都有目的。『人是屁燒灰，嘴是兩篇皮』；我說東來你說西！這世界的混亂就在那以『沒有目的』爲目的假面具的遮蓋。夥計！我明白了！

設若是痛痛快快，不大家朦混，不大家掩飾，不大家說沒有目的，你要二五，你要一十，有話明談，有賬明算；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好。然而過去的教訓，現在的實例，未來的暗示，却無處不教我以爲那也許是非這個兩手動物的世界所應有。兩手動物究竟還是動物；大約名之爲『人』，也尚差好些個『十萬八千里』！紅艷的雄壯的火燒盡了這些，頂好當着春風欲吹的時候燒盡了這些！

所好是夢話，我也不願意把這些夢話的根柢露出。我替我和我的朋友們，敵手門，紀念着過去的戰鬥生活中的互競的共進。呵，這是一九二七年的開始，開始又了一個夢境。我請問：

——你爲什麼又做一九二七年的夢？

——你該怎樣做一九二七年的夢？

我們實實在在的，不以『沒有目的』爲目的，不怕苦，不怕苦，不求樂的做這場夢。

一九二七，一月，南京。

關于非宗教

豈明

一九二二年春間中國發生非宗教大同盟，有「滅此朝食」等口吻，我看了不以爲然，略略表示反對，一時爲世詬病，直到現在還被常燕生等輩拏來做影射的材料，但是我並不諱言，而且現在也還是這個態度。我以爲宗教是個人的事情，信仰只是個人自由的行動之一，但這個自由如爲政治法律所許可保護，同時也自當受他的節制。一切的行動在不妨害別人的時候可以自由，出了這個範圍便要受相當的干涉，這是世間的通例，我想宗教也就是如此，固不必因爲是宗教而特別優遇，也無須因爲是宗教而特別輕視他。譬如一個人相信耶和華，在自己的教堂裏祈禱，當然應該讓他自由，但他如在道旁說教，恐嚇誘惑，強勸人入教等，警察就當加以禁止：一個人在家喫三官素，拜財神菩薩，也可以不問，但他如書符念咒，替人家治病，或者在半夜三更祭神大放爆竹，那就應帶區究辦了。因爲我不是任何宗教家，所以並不提倡宗教，但同時也相信要取消宗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只想把信仰當做個人的行動之一，與別的行動一樣地同受政治法律的保障與制裁，使他能滿足個人而不妨害別人。前回江紹原君批評馮友蘭博士的人生哲學的時候，我也對紹原說過，我倒是頗贊同馮博士的意見的，所不同者馮博士是以哲學爲根據。我只是憑依我這最平凡的一點兒常識罷了。

非宗教者如爲破除迷信擁護科學，要除滅宗教這東西本身，沒收教會，拆毀寺廟，那我一定還是反對，還提出我的那中庸爲主張來替代這太理想的破壞運動。但是，假如這不算是積極的目的，現在來反對基督教，只當作反帝國主義的手段之一，正如不買英貨等的手段一樣，那可是另一問題了。不買英貨的理由，並不因爲這是某一種貨。乃是因爲英國的貨，所以不買；現在反基督教的運動如重在當作反帝國主義的手段，並不因爲是宗教的緣故而反對他，那麼非非宗教的意見雖仍存在，但是那裏却文不對題，一點都用不着了。我們雖相信基督教本身還是一種博愛的宗教，但理論與事實是兩件

事，英國自五卅以來，在上海沙基萬縣漢口等處迭施殘暴，英國固忝然自稱基督教國，而中外各教會亦無一能打破國界表示反對者，也係事實，今當中國與華洋帝國主義殊死鬥之時，欲憑一番理論一紙經書，使中國人曉然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之本係截然兩物，此刻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對於基督教固然不能不說是無妄之災，但是沒有法子，而且這個責任還應由英國負之，至少也應當由歐洲列強分負其責。

我所說的反對基督教運動，是指由政治的見地，由一種有組織的負責的機關破壞或阻遏外國宗教團體的事業進行而言，若福州廈門一帶的反教事件，純係愚民的暴動，當然不算在內。說教士毒死孤兒，或者挖了眼睛做藥，都是拳匪時代的思想，現在却還流行着，而且還會佔這樣大的勢力，實在可爲寒心。在這一點，現在做政治的反基督教運動的人或者倒不可不多加考慮，這劑劇藥裏的確也不是沒有餘毒。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西瓜

三五六　林守莊

時候還不過上午十點鐘，熱度已這樣的高：檐下墻石上蹲着一匹瘦黑狗，前足垂直在石上，眼望着光場地上火一般的太陽，開着嘴，伸出羊肝色的舌頭，只管喘氣，人們都怕開口講話，髣彷多講一句話就要多滲出一滴汗似的。獨有卞家的幾個孩子，却還跳東跳西的嘴裏嚕嗦着；這時他們你一聲我一聲地仿傚河沿榆樹上的幾隻知了蟬的鳴聲，「熱死哉！熱死哉！……」畢竟阿大大了得知人事，他受了嚴厲的父親臨出門的命令，在把粗木料鉋成圓棍。他的木料的這端按住了鉋鐵，前傾了身子，破的一聲推移到那端，同時脚也前進一步半，口裏就吐出一捲木花來。當要鉋第二鉋前，照例拿起那塊木材，放在右眼上，緊閉了左眼，看他平不平，圓不圓。他這樣地專心於工作，幾不覺他的三個小兄弟在他的四周吵鬧，但是母親却耐不住了：

「不死的小鬼！喫了不夠事還要吵！你們不死，我要被你們累死了！」她從灶間裏跑出來眼睜着阿二這樣

痛罵。阿二正在曼聲唱着，驚慌地收了嘴，沒有把「熱死哉」的「哉」字唱出。阿三也隨着哥哥不敢做聲，他一邊看着母親的鐵青的兇臉，一邊又看哥哥的嚇嚇呆的窘相，自己也就凜然肅然。看不出風雲氣色的小四，還是在地上爬，嘴裏喊着「拉希哉！拉希哉！」於是她恨極了，以爲小四竟敢公然抗命，正好借此出氣，就把小四一把拖起來，在並無褲子遮蓋的屁股上察察地猛打了幾把。小四就像生菜放在熱油鍋裏似的大哭起來。

阿二看着小四挨打，很自然地把肩兒一聳，舌頭一吐，表示倖免於危險的意思，可惜那舌頭收得太慢，已被她瞥見；她正在看着小四的打得緋紅的屁股而覺得不好過，忽然察出阿二的那副頑皮的鬼臉，就把一切的憤怒都移到阿二身上了。她拉了阿二驀頭驀背地亂打，嘴裏還嚷着：「都是你這大牽頭，打死了你免得去牽壞了小的！」自然阿二也大哭了。阿三看見母親在打阿二。他的兩足頓時在地上亂蹈，并且畏縮地後退。他以爲母親的手掌快要遷移到自己身上，於是也嚇得哭了。

「母親不要打他們了，他們都哭了。——這樣的大熱天！」阿大停了鉋對母親替兄弟討饒。阿大的勤苦馴良，很得母親的歡心，她聽阿大在教她不打，她就住了手。本來她也並不是動輒要打孩子的婦人，只爲她剛才在灶間裏摸摸米甕，摸到了堅硬的甕底，米只賸不過兩升。這兩升米，如何好闔家果腹？要糴又沒有錢，市上的米價又那樣飛漲上去。——她自己還不要緊，反正這幾天胃裏只覺滿滿的，除渴思着酸梅子外並不要怎樣的飲食；可是丈夫要三碗一頓，那幾個孩子的胃又全體地只管一天大如一天：她正在這樣急得沒法天氣又這樣熱得昏昏沉沉的，孩子還不知靜悄悄，偏偏胡鬧，把她的心火都鬧出來了。於是她只得掙扎了疲軟的肢體，抓了孩子出氣，倒覺得輕快不少。現在聽了阿大求饒的話，她的虛怯狂暴的情緒頓時平靜下來。

她又想着了堅硬的甕底！但是看着阿大這般地勤工，心上倒寬慰了些。——「再喫幾年苦，阿大賺了錢，阿二阿三再接上去，那時的生活總會寬裕些罷！」

她一邊這樣想，一邊又對孩子們說道：

「不許哭了，汗出得像水鴨似的！」她喝住他們哭泣下去，嚴厲的聲調裏頗有幾分憐惜。

阿三沒有挨打，看着母親能度變換，就放心了停止哭。獨自在學步的小四，早就不哭了，他已在矮橙上拾得半條喫賸的蘿蔔乾，放在嘴裏咬。面上有七個蒼蠅，五個在吸他未乾的涕淚，兩個在幫他喫蘿蔔乾。獨有阿二還是咦哩咦哩地繼續着似反抗似咀咒的乾哭。

「好——嘿！」母親和孩子都被他這突來的聲音一嚇，對他一望。「我一出門，家裏又好像死了人似的大哭小喊起來。」卞福卿從酒店裏回來了；雖沒有錢喝得酩酊大醉，那三開破麥燒已儘夠染紅他的臉皮了。那幾顆突出的酒疹，染得更紅；那座赤鼻變得比平時更赤，紅得像鶴頂紅一般。她見他喝得又這樣，心裏很不好過，眼看着別的，只作沒有見他。

「阿二，為什麼哭？」他問阿二。

阿二並不回答，只是哭得更響了些。

「阿二為什麼哭？」同樣的一句話却面對了她問着。

「我打的。」她挺身而出地回答了這三個字，急促的語調裏，對攙着憤慨與不屑的成分，為的是厭惡阿二的倔強，與丈夫的酒臭。

「為什麼打他打得這樣？」頗有些問罪的神氣。

「他不好！」她鄙夷地回話。

「什麼不好？」

「瞎吵，胡鬧！」

「哼！」他嗤鼻子說道：「那一個孩子不吵不鬧，——你倒會下毒手，背上打得紅紅的。——孩子要好好教導的呢，……你這蠻婦人！」

「教導！」她緊接着嚴重地說：「請你教導呀？——教導到酒店裏！——飯沒有喫還要溏肚腸！」

「你來管我麼？太放肆了的婦人！媽媽的！你來管我麼？屈打了孩子，還敢強詞奪理；你有手，難道我沒有？……」

「你有手，你來打！打！打！……」她迎上去教他打。

幸而他沒有喝醉，很知道她這幾天有些不舒服，從黃瘦的臉上就看得出。所以忍耐着不動手，表示讓步地說道：

「你還要打我麼！……」

她啞的一聲哭了。

他一時弄得手足無措起來，他無意識地在鉋牀旁邊一堆鉋好的童子軍棍裏揀了一根舉起來像射槍一般描了一描；隨着怒目着阿大；隨着又揮動右手在他的肩骨上打了一棍；罵道：

「眼烏珠不生的，做出這種生活來！」他又把棍子的一端戳向他的眼睛，「你看！看！看！」

阿大的眼睛驚恐地連眨了幾眨，倒退了幾步；不提防踏在一根木棍上，幾乎跌交。這「踏脚破脚」的命運，不由他擋着眼睛抽泣。

「你來打我，打我！」她「路見不平」地突然挺出，擋住他的追路。幸而他沒有喝醉，就理知地後退了。

「壞的孩子不應該打，好的孩子倒要給他惡捧。——唉！我和你總是活不成的阿！……嗚……嗚……」她傷感地號哭起來。

阿三和阿四看見父親和母親已成了仇敵，就跟着母親號啕。阿四拋了蘿蔔乾跟過來扯着母親的衣角不放。剛才不肯停哭的阿二此時却不哭了；因爲他似乎已得到勝利。

「什麼呵？這樣的大熱天還要這樣！」趙媽從郝家提着籃出來，聽得卞家有哭聲，就走過來驚奇的詢問。

「做精作怪的女子咄！」卞福卿對趙媽乾笑着。

「唉……唉……」她一邊哭一邊說：「倒說我做精作怪。他一早就去喝酒，阿大整日子做生活；他喝花的眼睛，歸來却要『鴨蛋裏尋出骨頭來，』沒性沒命地打他。唉……唉……趙家媽，和他是遲早活不成的啊！……」

「說那裏的話來，卞家嫂？」趙媽爽脆地排解道：「老古話，『天天老門頭，夜夜一房頭，』夫妻倆相罵不

算什麼的。哈……哈……像我這樣單身獨體，總是羨慕人家夫妻成雙呢！——你們多麼福氣，阿大阿二一大羣的再過幾年，他們一個一個要孝敬你們呢」

「卞福哥」她又轉向他說話：「你們男人家總要顧憐些女人！你看她近來黃黃瘦瘦的百事不起勁，飯也喫不落，我看又是有病哩！」說到此地他回頭對卞家嫂一笑。「這不是又是你害她的麼！」嘻！嘻！又對卞福卿笑着。

趙媽的快人快語正打動了她的悲哀的深處。——生育的痛苦，孩子的累贅，工作的辛勞，堅硬的甕底，紫紅的酒臉——一一都像水裏的沉澱，一經攪動，就歷亂地浮泛起來了。她想：「現在小討債又在肚裏滋長，這樣三年兩年地養孩子，一生一切幸福都被這把小黃伯勞喫去了！」他一陣心酸，淚珠兒爭先恐後地流出眼眶。「三個月不來，一定是的了！」她重複地痛念着。

在平時呢，雖過着窮迫的生活，却有孩子——多子多孫——做她的惟一的慰籍；有時也以此自豪哩。

隔河綠樹陰濃裏深護着一幢紅砂磚碧欄干的洋樓，」那洋樓的主人是一個顏料商，在歐戰時發了一筆橫財，回來在家鄉起了這所精舍，娶了兩個妾，逍遙作樂。這所洋樓恰對卞家的兩間破屋，她隔河喫見憧憧移動在洋樓裏的艷麗優暇的人影，她有時嫉妒地指着他們說道；「看你百萬家私，將來傳給誰呢！」因爲顏料商至今還沒有半個兒子，她又是如何地驕傲呵！可是今天她的感想是不同了！

她看隔岸洋樓裏正急轉着電槳，她就手撫着自己頭面上的淋漓的汗水；看那洋樓裏輕飄着的白紗窗帘，就想到自己的和孩子們的襤褸的衣衫；看那黃金色的鏈子系着的奇異的懸燈，就又看了自己家裏挂了壁上的油盞，油盞裏溺滿了蚊蚋，壁上騰燒着手掌大的煙煤跡：她現在感到他們洋樓裏的生活眞是神仙的生活，而自己却陷在地獄裏！「他們是沒有兒子的！」她又發現了他們的缺憾但又隨卽直覺到他們的所以有奢侈富樂的生活，似乎就爲了「他們沒有孩子！」這孩子才是一切悲苦的根源

哩！——「一個一個地鑽出來，死了三個，還有四個，一個又在肚裏擺動了！唉！……」

她這樣胡亂地沉思，眼淚間歇地慢慢地下墜，像雨後未止，簷溜。她的耳鼓上似乎有趙媽的，丈夫的，孩子們的話聲模糊地振動着。

卞福卿看見——早已看見趙媽手裏提着一隻籃，裏邊放着一個已判開而還合攏的西瓜，籃底時有一滴瓜汗滴下。他到此忍不住發問道；

「這西瓜怎麼已切過了？」

「是的，切過了。」趙媽淡淡地回答。

「……？」，你對趙媽疑問地望着，同時嘴裏覺得乾燥。

「唔！」趙媽回答那疑問眼光，「這個西瓜是我少爺教我丟掉的，全是一個葫蘆，瓜子還沒有變紅哩。」

「這樣大的西瓜，在這個年頭兒少不得要半塊大洋呢！棄之太可惜罷！可惜……」他引長了語音，似餘意未盡。

「可惜是可惜的，可是葫蘆也沒法，是不甜的，吃了有什麼味道！」

「怎說不甜！」他有充分的理由替西瓜翻案，手指着地上說道：「你看地上的瓜水已滴擠着蒼蠅了！」

趙媽已摸着了他的心，故意說道：「好，既不嫌歹，就拿去騙騙孩子罷！」

趙媽放下那籃，預備把西瓜擠出，他連忙迎上去接領，嘴裏說道：

「好好好！我來收福，我們是不歉歹的。」

他把西瓜放在桌子上，拿了刀就切做很像樣的一塊一塊的三角，他揀了一塊啗了一口說道：

「還不差，阿二，來吃；阿大！阿三！」

阿二阿三就搶上去，阿四也脚花撩亂着走上去喊着；「爸，……爸，……要，……要瓜瓜。」

「趙家媽也來試試看。」因爲他不好意思忘了她。

「我們少爺總有吃賸的，多着呢！你們吃罷。——我要回去開飯了。」說着趙媽提了空籃走了。

阿大賭氣不要吃，對母親望着。

她看丈夫向人家討西瓜吃，又氣又憤；她見趙媽回去開飯，自己肚裏頓覺有些餓，嘴裏又十分乾苦。她兩脚三步地跨進灶間，不自主地舀了一碗平時怕喝了肚痛而不敢喝的冷水喝。　一九二六，一〇，七謄清。

廈門與廈大

卓治

廈門是如此的一塊地方，大概該要茂盛些吧，因爲它也是五口之一。廈大是如此的一個學校，華南的屬一屬二的大學，福建是惟一的本國大學，而今却又有些新氣象，報上也曾載過，——……魯迅林語堂等及各科新聘的名教授已陸續到校……。

在這種想像之下，我便想到自己的彷徨終日，無所用心，總在十字街頭上恐怕有些危險，於是平有南下就學之定決，即日首途，不久便安抵那五口之一的廈門，也竟能入學所謂閩南惟一學府矣！

這次合我情形相同的人們至少有十幾位，我只識得這有限的數目。他們也是爲想進到更好些的學校，所以棄了華東的許多的名學校，（這些人們中間，有從北大，清華，南開，東南，南洋，復旦，滬江：：來的）但是他們終於感到在先前的學校雖有念不下書去的趨勢，而新換的學校也并不強，有的地方却還比較差些。而地利呢！又是無所可取，雖然有幾乎沒有樹木的青山，合那軟軟的不爭氣的，不會興波作浪的海水。

我究竟在那裏將半年（從十五年九月二十五夜至十六年元月四日午）所以相當的對於廈門合廈大都發生了相當約情感，因而不忍把廈門與廈大的許多妙處，有傳說的必要處，吞下嘴的後面喉道的下面的肚子裏去，就此隨便說說吧。

廈門的人們是如此的老實安分，對於官府，是絕對的服從，不出一屁，不放一言，任爾宰割，命己。

廈門的人們是這般的勇敢自愛，對於外江人氏，是絕對侮弄，無理劃分，省界鄉界南北界，多得很。

廈門的街道是如此的寬大凈潔平坦，二尺半的轎子

恰好可以穿過，垃圾雖多，還未成堆，只是鋪在道上。至於陽光是不多見的，（正午一定可以曬到）所以路上，常是潤着，也有好事者，又向街中潑水，大概怕塵土飛揚吧!?而街却是用石版舖的，不見得會。平坦的程度合附近名山南太武（有老虎的南太武）的羊腸小路差不多。

廈門的人們是富有團結力的，他們願集在一處，甚至於屋子，都幾乎要接起來似的，所以街道才有若許的寬闊，其實山上山下山前山後，若肯住人，還有許多地方，但是甘願犧牲了各自的幸福。而用以爲墳。

廈門是這般的富足，因而慈善家也有很多。他們爲自修福利計所以恩及禽獸蟲魚，時常可以聽說或見到有以蛇蟒等等放生的。但是窮光如我，却有些怕，以爲蛇蟲之類，并不認識窮光者的，萬一不客氣，向我要見面買路錢時，只好窘窘的以全生命付與。

廈門是這麼一塊場所，生野草比人高的地方，很可以找到幾處，當我們旅行時，可大放野火。孫伏園先生素好走路，曾常與出行，放野火是我們的新興趣。記得有一次，第二次周游全島的一次，我們因放火（是野火）經驗的增加，所以成績很好，只用兩根火柴，却引起一條五六丈火線，那時風來正巧，於是乎蔓延開去，熊熊然燒了一點多鐘，成績的確很好，或者是我們此生中，一部分不小的工作，這段事也只有在廈門才可以實現，我怎不自幸呢?!

廈門的氣候是這樣的不冷不熱，不乾不濕，只是對於生來帶着該當工作終日的使命的我們，有些不適合，因爲這樣太舒服的氣候，使我懶惰性又大大的發展，而工作不能多有所成了。這怪自己福薄。

廈門的樹木居多可以終年生長着綠葉，落葉滿階是不易驗的，而且樹木本不多。這種沒有十分大變易的廈門的自然界，也影響到人性了，廈門自開關通商以來并沒大變化，幾乎有許多事同從前一樣，廈門大學也是這樣的，他的精神也是Constant，不大變化的。這種現象似乎有些不大漂亮。但是鼓浪嶼方面只是由中國納稅，

交洋大人辦理，居然同廈門相差有一世紀（或者不止）之別，所以說天時未必有太大的關係，還是在人們的自爲。

上面說的一大片話，多是以廈門爲對象，現在想只說這一些，其餘的地方（我自己只想佔用語絲的相當大小的地方）留着要說說所謂「革新」的廈大了！（友人說：廈大已革新……）

廈大是如此的自由，學生可以不從大門出入（本來沒有大門。）放牛羊人馬的，也可以隨便入牧。

廈大的建築的新穎，直直溜溜，多是直線，絕不有太多的曲線，除非是十分需要，記得大禮堂前在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後，忽然動起土來，原來是走廊上石版橫梁的Sprengstr不大彀，已經斷折，於是乎曉得直的不如曲的，急速的換了一個 Arch 式。但是樓之以一直線式並列者，恐怕也要同天氣一樣的不易變易吧，因爲那只有美不美的觀察上的易於看出，而他們的美的感覺，却不敢說是沒有，只是至少要與衆有些不同。因爲他們是一羣富有直線思想，願過直線生活的人們。

辦公室是如是之多，比教室多一半。

書記之類是如此之多，每辦公室都有幾身。

聽差是如此之多，八十多個，各有所司，各有其背山可靠，於是宿舍聽差就只忙於早晨掃地一事。

拾字紙的聽差總算不多，有十二個（也有人說是六個，總之雖不多，亦還彀用）因爲所謂校長是如此的一個以孔子門徒自許的醫學博士。

學生是如此的多，有三百多個，其中特別生總不算多，只有百多名，陳嘉庚每年所費的名譽購沽費却也是一大數目。亦廈大之特色也。

學生裏想做愛恩斯坦，牛頓的有之，想做狄根斯的也有，「安心向學」的有之，「弄到文憑便好」的也不少，想以校長爲模範的也很有……也有……也有……，不安分的也有，但是不要緊，這種東西在裏面，并不會長久。

不懂中國文，而以英文的演說稿，由所謂編輯部代

譯，內容是：「……偉人陳嘉庚氏是如何的偉大，他肯以許多洋錢辦學校，這大概是受英國人的精神上的陶化。同時英國的精神也可以由印度的發達進步上看出，英國的確是肯助人的。……」按上段是我由他的人種問題原稿的「憶」譯，大意是不會錯的。這是廈大校長的偉大。

說話等於放屁，預算案可朝三暮四的減少，加增，恢復，這也是特色。一面說窮減政，一面又辦礦科，因爲有一位寶貝的地質專家。

圖書館至今仍是暫用着一處非用以爲圖書館的地方，其中讀書室與閱報室合在一處，又以辦事人的便利起見，在上課時間及夜間七至九開放，我白天是幾乎全有課的，於是乎只好夜中去，而不便却很多，路遠一個原因，并且第二天的功課也要預備，因此看報章雜誌的機會也極少了！至於在那裏讀書，更不好了，聲音嘈雜，秩序不見佳，也是很苦的。宿舍裏又似乎不大安靜的，總之念書不容易罷了！這其間不瞬得 Wasto了若干青年的精神；在鬧市的十字路口，雖能讀書，但是精神要比平常多費的，這個我不再解釋了！想人們卓就明白。

還有一件事，於我們「外幫人」却是大事，就是郵便之不「便」，學校裏的代辦局，開放時間在白天，合圖書館同，信是放在箱內自取的，於是看信便要費去許多時間。快信掛號之類的東西，常是比常信遲到半天，有時就一慢一天，真是奇妙，但是他們五年來已是這樣的過着，現在過着，照此推之，大可以長此以往，自現在起到關門的日子止，過着過着。

我只想用七張稿紙，因爲這個題目值不得更多佔地位，這件報告式的東西，是沒有秩序的寫出了，因爲對象也是沒有秩序的，所以只好如此，也要怪我筆笨。

十六，一，十六，於上海。

閒話集成

四八　鏟雪出園的問題　　白林

這兩天受了點熱，頭老是岑岑地，今天喫了人丹已經好點。子屋裏的洋爐子太熱，很想吸一點涼爽的空

氣，所以使走出去打算看看雪。這幾日這里大雪：從窗戶裏望出去，對面人家底園子，空敞的園子着了雪，很有一種淡漠的美！園子裏並沒有別的點綴，只有一簇矮樹——現在自然是枯枝幹——在園心中。然而這不點綴的點綴，却遠勝於「布置井然」煙火氣的點綴，據我看來。主人家是不是與我同感，我却不知。這都是怯弱的緣故：怯弱的終於不能作賊！因爲怕冷，天天只在隔着紗和玻璃的洋式窗裏偸看看。——實在是偸看：園主人在他底貴園四周築了異於尋常的高牆，因此我想他決不會有「看竹何須問主人」之雅。（我們因爲占了地勢高的權威而得偸看，只是得了「天時地利」而非「人和」。）但自然是我底直覺。——今天雪纔住，便來了園子站在高台階上去看看，——看看而已，並不如雅人之「賞」。却見幾個窮朋友在那裏很賣力氣地把園裏的雪一鏟一鏟地往牆外潑出來。園子裏的白地已被他們鏟成縱橫斑爛的地圖模樣，台看倒也別緻。或在主人之意也在此吧，誰知道？牆裏是主人家底所有權，人家「各人自掃門前雪」，我們也自當「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們在理是不應置喙。牆外的馬路上的雪本來已是「深可沒踝」，窮朋友更一鏟一鏟地加上去，或在不無功德問題吧！雖然聽說主人是個洋行買辦，我這話似乎有點不免少見多怪了。

躺在床上想想，有這麼大一片租界上的地皮，（這個年頭是多麼值錢！）竟捨得不蓋洋房子，收租錢，能留它做園子，又覺得「如此主人原不俗」，我的感想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同時終覺得他不應給我這麼老大一個不快之感。這個問題竟在我腦中衝突起來，正如赤化之猖獗與討赤之慷慨一樣。誰是誰非，請大家給我判決一下子吧。

十六年一月十四，　津。

編者案，把院子裏的雪一鏟一鏟地往牆外潑出去，似乎是很普通的辦法。我住着的小胡同裏，有一戶馬姓的大人家，與討赤軍常有往來的，也是這樣，把牆外的小巷堆起尺許的雪；幸而多的是走路的窮朋友，大家在

雪堆裏亂爬一陣，不久也走出一條路來了。

四九　現代青年

楊登綱

現代的青年，眞是不可摸索呵！比喻說思想罷，論理總是偏於新的多，偏於舊的少的。然而理論雖然如此，事實却大謬不然。何以見得呢？待我說來：—

說遠一點罷，從前——其實現在還是一樣——五省統治者的宣講員，據說大半都是現代的所謂青年們，在那裏搖旗吶喊，宣傳聖道。

前些時，北京什麼團招考，報考的不下千餘人，這千餘人中，通通都是青年學子，簡直沒有一個例外。

最近南下到江甯的宣傳隊，隊員也有六七百之多，那些自然也離不了青年；你瞧，等到他們大吹法螺的時候，舊道德說是如何地燦爛輝煌呵！並且報上說現在還在收羅咧，披髮纓冠而仕的青年，極其踴躍，可預想將來一定還有許多額滿見遺的不幸的青年們，在那裏暗中流眼淚訴苦的呢。

在那一般熱心國事的青年們的見解看來，以爲爲國宣勞，只要有機會就行，何暇論及主義不主義，更何暇論及思想不思想，這種赤心爲國的精神，眞眞令人佩服，可惜他們生來晚一點，未能替袁項城宣傳「洪憲主義」，致令他們的主義失敗，殊屬恨事！

十六，一，六日

五十　臥薪嘗胆

山叔

伶人劉漢臣高三奎因爲假演戲爲名宣傳赤化，已於一月十八日夜十一點半在天津槍斃以靖地方了。我於舊戲完全是門外漢，所以不知道有那幾本赤化戲可以利用，只聽說該說伶等當日演過什麼臥薪嘗膽，或者這齣戲是不很好的也未可知。但我記起一月十八日的國民晚報上載有關於孫聯帥的事情，說「每食僅以鹹菜與炒豆芽佐餐，夜間睡眠亦不鋪臥具，往往和衣睡臥於稻草堆上，……頗有臥薪嘗胆之形勢云。」似乎又是屬於討赤方面的，不會有什麼違礙。或者該伶等是以別一齣戲死的。我所不了然的便是他們所演的赤化戲到底是什麼，至事伶人原是倡優隸卒之流，死了一兩個也是極平常的

事，自然不值得怎麼考究了。

五一　革命黨之妻　山叔

本京日文報載上海法界白來尼蒙馬浪路慈安里住民錢剛於十五日晚間被捕，次日槍斃。報上所記逮捕時的情形很有意思，據說錢氏回家正在叩門，突有兩人上前，拏出手槍，威嚇他不准聲張，原要帶走，錢氏開門出視，見兩個使衣持槍的人逼住她的丈夫，以爲是綁票的土匪，即趕去把一個人的手槍奪去，另一人隨開兩槍，打在錢妻右頰及腿部，昏倒在地，經巡捕趕到抬往醫院救治，傷勢頗重云。那兩個人，原來乃是淞滬戒嚴司令部的密探，他們的搜捕逆黨殺靖地方的手段實在精奇極了，我不知道錢剛是什麼人，想來未必是我的友人潘起華君的學生錢江罷，雖然北京的某晚報上是這樣寫過。我也不知道錢君的妻已好了呢，還是死了？同日報上又見許多「浙紳」呈薦省長的電文，具名的第二名乃是徐錫麒，第一名自然是章太炎。我不禁想起十九年前在安徽被殺的徐錫麟烈士來。他是被殺了，而且心肝還被恩銘的衛兵吃了去，（據說後來改葬時出肋骨斷了好幾根，）他的妻並沒有受傷，而他的弟却做了浙紳了。我想到，凡革命黨有妻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有兄弟也是別一種不幸。

五二　新四維　山叔

有客自上海來，爲言孫聯帥有新四維，說殊新穎，亟取以實吾閒話。

禮，投壺

義，換帖

廉，吃炒豆芽菜。

恥，不願居「無賴少年許寶駒」之次。

蓮花落

豈明先生：

「聞來無事把書摸」，偶見胡懷琛先生所著中國民歌研究上——該書係「某」書舖出版，恕不介紹了。——有一節論到蓮花落，他說：

『蓮花落是一種歌曲的名目，是乞兒唱着賣鍼的。』又說：『我小時候在鄉間，也曾聽見過叫化子唱蓮花落，但唱的是甚麼，我毫不懂。寫在紙上的曲本，也始終沒有看見過。到底不知蓮花落是怎樣。』

所以胡先生到底也沒舉出例子來。

我在七八歲的時候，也常聽見母親說：『快看去，唱蓮花落的來啦！』，可惜那時也止於是看而已。後來在廟會上的書灘中，彷彿也見過，惟不甚留意耳。

蓮花落

（1）

閒來無事東園兒裏摸，
一到東園兒菜畦兒多：
倭瓜滿地是，
瓠子結的多，
紫薇薇的茄子倒滴流着多。
哩六蓮花兒落。

（2）

閒來無事北園兒裏摸，
一到北園兒花名兒多：
紫梅花兒俊，
月季花兒多，
竹籬兒裏的牡丹倒滴着多。
哩六蓮花兒落。

（3）

閒來無事西園裏摸，
一到西園兒果名兒多：
石榴張着嘴，
花蕉笑呵呵，
通紅的小棗兒倒滴着多。
哩六蓮花兒落。

（4）

閒來無事南園兒裏摸。
一到南園兒瓜名兒多：

西瓜滿地是，
菜瓜結的多，
上架的黃瓜倒滴着多。
哩六蓮花兒落。
——哩六蓮花兒落，
大家歡喜同念佛。

——直隸，望都縣。——

這一首是去年暑假我在鄉間從農民口裏記錄下來的，雖不見得很好，只是果如胡先生所云，也總算是缺者爲貴了。——因爲他所用的參考書很不少，新舊書報約五十幾種；所以至少我們可以說這種東西是不大常見的？

前些日子聽見一位當過兵的朋友說，在直隸灤州一帶，蓮花落很盛行，在那裏便不只是『乞兒唱着賣錢』，而變成民衆的戲劇了。——就和平常的戲劇一樣，可演可唱，舞台的規模亦如之。

不知先生對此，另外有更詳細的見聞否？

三七〇

十一月十五日，谷萬川。

萬川先生：

關於「蓮花落」，我知道很少。見時在浙東曾經聽過所謂蓮花落，是一種民間的戲劇似的東西。這也是用兩扇門搭起來的戲台，也有後場，記得一個人坐着敲綽板，仿佛還有一個，只是記不起是拏什麼「樂器」了。演者穿藍洋布大衫，（因那時大抵是夏天，）一面唱一面作種種姿勢，——不，不是眞唱，只是朗誦有節奏的文詞罷了。所說的似以近於喜劇的故事爲多，但也有悲劇，不過也記不很清楚了。每說一節，必結之曰，「哩呀哩呀蓮花落」，如是反覆不已。像你所記錄的那種歌詞，我沒有聽見唱過。蓮花落的是什麼人，我很不知道，但總之不是乞兒，雖然大約也相去不遠，因爲所穿的洋布大衫都是很破舊的了。范寅著的越諺裏依據五燈會元寫作「唱蓮花樂」，下註「沿街乞食者，又唱道情，」與我所知道的不同。十一月二十日、豈明。